

汉画像中的伏羲、女娲

伏羲、女娲形象是汉画中保留最多的形象之一，他们是中国古代民俗中祖先崇拜观念的物证。作为中国文化塑造的人文始祖和保护神，伏羲、女娲神话至今仍活在黄河流域人民的生活中。如，天水的“人祖祭祀”节日，河南淮阳太昊陵庙的朝香祭祖礼仪，典雅庄重的祭祖颂赞文告，求子祈福的摸子孙窑、拴娃娃仪式，身着一玄衣，忘情风魔的“担经挑”宗教舞蹈，使人在浓郁的宗教氛围中自然联想到伏羲、女娲神话当年怎样在民间发挥着“神圣的叙述”的精神文化作用。

首先，从民族文化特点来看，经历独特的华夏农业文明催生了华夏民族以血缘为纽带的文化传统。通过周文化的创造，中国文化形成了一套成熟而稳定的宗法制度。基于这种以血缘为特征的文化传统，自然使祖先崇拜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伏羲、女娲神话正是牢固地植根于这一坚实的文化土壤而百代不衰、永葆青春。伏羲、女娲的名字与华夏民族繁衍、昌盛的历史信仰紧紧相连，具有其他神祇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二者在古今中国人心中地位稳固的文化基因。

其次，华夏民族的生殖崇拜是伏羲、女娲神话长期流传的又一原因。人类从原始社会开始即进行着“两种生产”。为了生存与发展，一方面人类必须进行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方面又必须进行人类自身的生产。出于对人的再生产的严重关切，以及对于血缘伦理的依赖，原始人类产生了生殖崇拜。所以，生殖崇拜现象深刻地反映了一个绝对庄严的社会意志，既通俗又神圣。

在中国，生殖崇拜从母系氏族社会便已经开始，男根、女阴崇拜在中国考古史上可以找到大量证据。从历史的祖述来看，伏羲、女娲同属三皇。然而，这种生殖崇拜的意义是从何时开始附着于伏羲、女娲二神身上则已不可确考。古人对这一意义的理解与阐释集中表现在汉画像中的伏羲、女娲图像中。在山东嘉祥县武氏祠的伏羲、女娲交尾图中，还夹有活泼可爱的小宝宝的形象。这些文物图像褒扬生殖的意义直观而明显，起源极古，流传至今。今天，淮阳太昊陵庙会上的“担经挑”舞蹈中仍保留有曲折变化的交尾象征性表演。此间保留的这种古俗的另一形式是“摸子孙窑”和“拴娃娃”、“烧旗杆还愿”等。“摸子孙窑”以手触子窑的形式表现，实质是

性交繁衍活动的象征性置换。而至今仍人们到太昊陵去“拴娃娃”求子，则是生殖崇拜原始风俗中接触巫术与模拟巫术表现形式不断置换变形后的遗留。这些由神话演变成民俗，像一条巨大的纽带，联系着古今。

其三，伏羲、女娲神话体现着中国哲学的基本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原型，这是它长期流传的又一重要原因。当先民们从茹毛饮血的穴居生活中走出，开始刀耕火种的创业时代，日出劳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奏，冬季严寒，夏季炎热的强烈对比，以及对于人类男婚女嫁、动物的雌雄繁衍的朦胧认识等等，使先民们萌发出相互对立的一组组概念：阴阳、清浊、雌雄……由此渐次发现了世间事物对立统一的规律，升华成为哲学范畴，并进一步拓展成为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哲学体系，以之解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

在传统文化中，人们最常用的传统哲学概念要属阴阳。而在民俗文化的实际运用中，伏羲、女娲早已不仅仅是两个具体的祖先神，他们在文化的蒸馏过程中被抽象化为类的概念，抽象化为阴阳哲学概念在人类中的代表。在这一对具体的形象身上，寄寓了社会人生各种丰富的情感与象征意义。这种丰富的文化意蕴，可以通过战国以来的画像得到揭示。

通过这些图像在墓葬中的位置，可以分析出其本身所蕴含的夫妻好合、阴阳和谐、福佑子孙、祈望天人、社会与自然平衡协调的愿望，以及解释“不以规矩，不成方圆”的社会伦理意义等等。哲学是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思维的学问，是对上述三者的高度概括。作为文化原型，伏羲、女娲这一极富哲学意味的概念意蕴，通过上述主要意义的深层揭示，更容易使我们深入理解中华文化注重教化、极富象征意义的文化特色。在民俗实践中和汉画像中，作为阴阳哲学概念来运用的伏羲、女娲，作为中华文化形象的哲学语汇，揭示着自然界、人世间的深刻道理，象征着民族文化中和谐的美好情感和价值追求。

再如，天神拥抱伏羲、女娲图是汉画像中常见的具有宗教意义与哲学蕴含的图像。河南、山东等地的画像石中就有类似的画像内容。画面的中央，一位天神用双手紧紧搂抱伏羲、女娲，这两位则手中各执一

个扇叶状的物体遮挡脸面，做羞郝之状。伏羲、女娲蛇躯缠身，紧紧缠绕天神的两腿。很显然，这正是民间至今流传的洪水之后，上天遣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神话的艺术反映。画面上的兄妹二人各执一扇状物体，用以掩面，与现在中原神话中的兄妹二人结婚时“结草为扇”，或传说是用“芭蕉叶子遮住脸”以掩盖羞涩之情的情节是吻合的。从这幅图中，也可以看到后世婚俗中新娘用红盖头遮面习俗的来历。该图面对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的表现，既有天作之合、繁衍昌盛、福佑子孙的美意，同时又蕴含“三生万物”的传统哲学思想在其中。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起源极早，后来经道家概括而在华夏文化实践中发扬光大，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的哲学思想。正因为伏羲、女娲神话中内蕴了如此深刻的哲学道理，所以几千年来它一直是华夏文化的充满着生命活力的组成部分，至今融入人民的生活，无法剥离。尤其到了每年的庙会期间，他们便历久弥新地活跃在中原的民俗文化中。

由伏羲女娲神话来看，汉代丧葬习俗中包含有广泛的阴阳观念。比如，河南南阳发掘的唐河针织厂汉墓由南北两主室组成。北主室顶部刻太阳、白虎、长虹等，为白昼天象，代表“阳”概念，此室为男墓主人葬室；南主室顶部刻月亮和星辰，为夜晚天象，代表“阴”概念，此室为女墓主人葬室；这种天象图的刻绘方法严格遵循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思想。汉代墓室主神除伏羲和女娲以外，东王公与西王母、日神与月神、蟠螭与阳鸟等，大多以一阴一阳的对偶形式出现。汉画表现阴阳哲学观念还在主神手中的器物上做文章。如四川汉画像中的主神，以伏羲捧日、女娲捧月为多，而山东汉画像中的主神，以伏羲执规、女娲执矩为多。规以画圆，矩以画方，圆以象天，方以象地，天圆地方，阐释着古老的宇宙哲学观念；又暗含着汉代社会“成教化，助人伦”的基本政治信条和广泛的社会实践；主神男女相对，规矩相对，方圆相对，天地相对，日月相对，则表现着汉代对阴阳哲学在应用中无所不在的理解与信奉。一对形象，寓意广泛，其用心可谓良苦。□

马东 西安美术学院